

中国中篇经典

四季流光

宗璞

著

非外借



人民文学出版社

四季流光

宗璞

——
著



人民文学出版社

图书在版编目(CIP)数据

四季流光/宗璞著. —北京:人民文学出版社,
2018

(中国中篇经典)

ISBN 978-7-02-014236-1

I. ①四… II. ①宗… III. ①中篇小说-小说集-
中国-当代 IV. ①I247.5

中国版本图书馆 CIP 数据核字(2018)第 087681 号

责任编辑 朱卫净 杜玉花
装帧设计 汪佳诗
封面绘画 Candy 田

出版发行 人民文学出版社
社 址 北京市朝内大街 166 号
邮政编码 100705
网 址 <http://www.rw-cn.com>

印 制 山东临沂新华印刷物流集团有限责任公司
经 销 全国新华书店等

字 数 152 千字
开 本 890 毫米×1240 毫米 1/32
印 张 9.375
版 次 2018 年 10 月北京第 1 版
印 次 2018 年 10 月第 1 次印刷

书 号 978-7-02-014236-1
定 价 49.00 元

如有印装质量问题,请与本社图书销售中心调换。电话:010-65233595

目录

001

四季流光

073

三生石

四季流光

The Wine of Life keeps oozing drop by drop

The Leaves of Life keep falling one by one

生命的酒酿不断地一滴一滴消失

生命的树叶不停地一片一片飘落

——引自《鲁拜集》

天很蓝，阳光和煦，一条清溪从山坡下流过。我

飘飘忽忽走上坡来，靠着一块大石坐下，我不觉得凉，也不觉得硬，索性躺下。看着蓝得无比的天，这种天很少见了；听那溪水淙淙，这种声音也很久没有听到了。坡稍高处，有一片树林，一阵风过，树叶飒飒作响，好像在问溪水什么话。我闭上眼睛，想休息一下，其实我已经休息了好几年了，总是在飘来飘去，是悠闲自得，还是无所事事？自己也不知道。

“看呀，看那落叶……”一个清脆而又有些沙哑的声音在低叹。我忙睁眼，见一阵落叶随风飘下，一片接着一片，一片伴着一片，慢慢飞舞着，在空中便是一幅图案。“都落了，”另一个声音，“都落光了，才省事。”我坐起来看，见山坡石块上不知何时坐着两位女子，一位头上戴着一顶紫红色绒线小帽，一位颈上系着一块蓝围巾。戴绒线小帽的一位说：“我一个星期收到八份讣告。真就像这落叶一样，成群成阵地倒下了。”系围巾的一位冷笑道：“这是客观规律嘛！”那“嘛”字拖得很长，“有什么好感伤的。”

“想要感伤都来不及。”紫红帽叹息。“喂，你们来晚了。”她向坡下扬声说。坡下又走来两位老人，或者勉强可以说是女老人。她们都戴着很大的墨镜，一位头上戴着棕绿两色薄呢帽，一位穿着一件肥大的灰色坎肩，两人都拿着拐杖，一步一步挨着。薄呢帽说：

“我们总算走到了。”灰坎肩说：“我们在路上歇了好几回。”说着，走近来坐在石块上。我看清了，她们满头白发，满脸皱纹，好像需要洗一洗。薄呢帽取下墨镜，两只眼睛一只睁着一只闭着，看来是已眇一目。灰坎肩坐下时几乎摔倒，看来她的腿特别不利落。我忽然想这是哪里来的剑仙，也许一会儿要比武，可就大开眼界了。

又是一阵风过，各种颜色的树叶飘落。好几片落在几位“剑仙”身上，紫红帽从肩上取下一片，放在手掌把玩，“据说，每一片树叶都是不一样的。大自然真是了不起。”

“就像每个人都是不一样的，可又惊人的相似。”薄呢帽说。

“连石头也一样。青年壮年老年，生老病死，谁逃得过？”灰坎肩加了一句。

我忽然觉得她们的声音很熟悉，虽是老人的声音，却有几分清脆，还留着昔日优雅的痕迹。我听过这些声音。是的，四个人的声音我都不是第一次听见。我从石后走出来，站在她们面前，没有一个人注意我，我从正面看到了紫红帽和蓝围巾，她们鸡皮鹤发，也不比那两位逊色，我不忍多看，移开了目光。她们相当大声地说话，大概是因为耳聋。“喂，你们好。”没

有人注意我，紫红帽从包里拿出一本书，那是一本影集。别的人也都取出颜色不同的影册，放在面前草地上。

“你们好，我好像认识你们，你们大概也认识我，想一想，好不好？”仍没有人理我，她们只管张罗那些照片。我失望地退后了几步，也许我不该打搅她们，我应该安静。可是在紫红帽打开影集的刹那，我忍不住大叫：“那是你们吗？那是你们吗？”

二

这一张照片使我回到了五十年前，照片中四位苗条的女学生一排儿站在那里，微笑。后面一簇簇盛开的花朵挤满了画面，不知是什么花。人我倒是渐渐清楚了。又一张照片在学校的图书馆前，四个人都斜抱着书，这是当时常有的姿势。是了，她们分明是我的同学。我转学到这个大学时，便听说学生中的一些人物，女生宿舍的自然特别引人注意。我的学长胡烁向

我介绍，到我们学校什么都可以不学，有一组人物不可不见识。见我睁大了眼，胡烁说：“眼睛睁得还不够大，因为这组人物是四个人。那是我们的同级级友，她们四个人虽不同系却常常在一起，人们称她们为‘四公主’。”这绰号讨厌，我当时想，便说：“我不喜欢公主，还是灰姑娘的本色好。”胡烁道：“她们不是灰姑娘变的，她们本来就是公主。”

我在胡烁的指引下，知道四公主的个人绰号，是“春夏秋冬”。这绰号很流行，连她们自己也彼此叫来叫去。春在建筑系，夏在地理系，秋在外文系，冬在历史系。她们凑巧同住一个房间，四人常同进同出，便成为校园中的一个可以谈论的话题。

影集又掀过了一页，现出一幅演出照片，三个人在唱歌，一个人在弹钢琴。哈，这可不是你们吗？我入学不久，参加过一次同乐会，这是我第一次看到“四公主”，也看到了她们的表演。胡烁指指点点地介绍，那弹琴的是冬，穿翠绿裙的是春，穿粉红裙的是夏，穿淡蓝裙的是秋。冬站起身鞠躬时，才看清她穿的是鹅黄裙。那时很少彩色照片，照片是黑白的，不过我心里还留着那颜色。我也仿佛还能听见那歌声，是黄自的《长恨歌》，头两句是：“香雾迷蒙，祥云掩拥。”歌声很温柔，琴声是冰冷的。后来我知道，由冬

来弹琴是因为她很少说话，也不唱歌。其实她的琴艺不高，倒是后来秋的独奏可以算一个钢琴学生。

秋的父亲是校长，他们家住在校园内的一个小树林里。林中蜿蜒的小路，是散步的好去处，有时可以听到她们四人的笑语和美妙的琴声。后来我知道那是一架斯坦利钢琴，很名贵的。我和胡烁常在这里走走，还曾看见她们和民舞社的同学一起跳“阿拉木罕”。春和秋参加了腰鼓队，夏和冬跟着鼓点拍手，那节奏真欢快。那时进步同学在附近乡村办起了民众学校，义务教村民识字。她们也参加了。一次我和胡烁教课回来，见她们四人前前后后沿着铁路走来，还拿着两个苹果抛来抛去，笑声轻轻地沿着铁轨滚动着。不知她们是否记得。当时给我印象最深的是春，她最活泼，眼睛一转，好像世界都是她的。我很快对春发生了不同寻常的好感，可是说来也惭愧，我又陆续对下面的季节也发生了好感，只除了冬，因为她太冷了。后来胡烁索性叫她作“冻死人”。

“喂，看这张。”灰坎肩举着自己的相册，那里有几张都是单独的照片，这正是春。“巧笑倩兮，美目盼兮。”我当时总这样赞叹，现在四个老姬中哪个是她？

我很希望她们能看见我，我会告诉她们当初她们是多么美，可是还是没有人看我一眼。对了，我还要

告诉她们，最好不要那“四公主”的绰号，我送你们一个“四季女儿”，怎么样？可是我马上感到，女儿的称呼对她们已经不合适了，准确地说应该是“四老嫗”，等到我又听过她们的几段谈话，便知道她们可以明确地定名为“四个未亡人”。不对，应该是三个未亡人加一个未嫁人。

她们都是一个人，可以想象从那“公主”的花团锦簇的热闹中走出来，越走花朵越少，越走树叶越少，花也少叶也少，只剩个自己和装满过去的影集。

影集是丰富的，我记起有时在图书馆里遇见她们。如果胡烁在我旁边，总要挤眼说“来了来了”，引得许多人抬头看。你们破坏公共秩序，我心里说。却忍不住要看一看，看又看不清，只觉得一团光彩，那是青春的光彩，永不可再回复的宝贵的光彩，现在勉强在影集里存留。

现在影集中出现的春的照片是在图书馆门前，她照这张照片时，我从那里过，拿着照相机的正好是胡烁，我们同系又同班，已经不是陌陌人了。这时又走来一位同学，比我们高一班，是系里的才子，名叫扶苏。我始终不清楚扶苏两个字是他的名字还是绰号。于是我们谈论着图书馆的装修风格，我和胡烁抢着炫耀自己的知识。春笑了，笑得很开心。扶苏并不多言，

只看着春微笑。春就这样开心地笑着，参加了南下工作团。以后像参加革命的一些漂亮女学生那样，嫁了高官。谁是你？这里有你吗？

“儿子来信了，”薄呢帽说，“这是两个月来第一次来信。”干枯的脸上漾过一丝微笑，那只张开的眼睛也亮了一下。我的心微颤了一下，是了，你是春，残留的春。

春南下以后，我便把审美的眼光对准了夏。夏的漂亮带些豪爽，她唱女低音。“我家有菩提老树。”灰坎肩在翻阅相册时，哼出这个乐句，我认出了，你当然是夏。宽大的坎肩正适合她跋山涉水。我听说她后来参加了绘制地图的工作，也许是在地质队，好像还当了一回右派，却不知为什么。

“女儿说，她们那里已经下雪了。她们把孩子放在雪地里冻，有这样的吗？”她似乎在为外孙抱不平。有女儿，有外孙，丈夫呢？是何人？

“要是雪橇就好了，最好用鹿来拉。”紫红帽说，这该是冬说的话，但她不像冬，她的冷气不够。她安详从容，两手放在膝上，目光看着远处。这种神情我见过，因为她有一张这样的照片登在报纸上。当然比现在要年轻很多。那么，她是秋了。她是位颇有名气的比较文学专家。这几年，这门学科很走运，经

过多年的闭塞，人们觉得很需要学贯中西，什么都想比较一下。秋的出头很得天时之惠。其实我和秋最熟，因为我虽然学的是建筑，却对历史很有兴趣。听过辛校长的课，有时还到他家去。我过去对秋的好感没有对前两个季节那样深，不是因为她的美逊色，而是因为像她这样的人总是给人一种距离感。

那沉默的自然还是冬了，她给人的距离感长不可测，不过她也有一种冰冷的、不可亲近的美。胡烁说：“冻死人是个怪物。”四公主绰号的一部分原因是秋的父亲是校长，另一部分原因就属于冬。不知什么人发现她原是明朝宗室，至少也是个郡主一类。这话当然待考。其实那时对公主郡主什么的还没有现在兴趣大，有些人瞎起哄而已。

我想她们自己也不喜欢这些称呼，还是灰姑娘好。人生就像是灰姑娘坐上南瓜变的马车，由小老鼠拉着，到处跑。到午夜十二点限期到时，就回到灰姑娘的本色。

溪水仍在自得地流着，夏说：“这是一种矿泉水，现在流行到源头去打水，说是可以返老还童。”

四个人都笑了，她们显然认为这是一种愚昧。灰姑娘没有第二次旅程。

三

她们起身回家。路上一面走一面约定来年春天再在这里相聚。我插嘴说：“常常来吧。大自然对你们有好处。”像是在回答我，她们都说出来一次很不容易，要四个人都到齐更不容易。

草坡很缓，并不难走，冬走得最正常，秋也还好，只是身子往一边歪。春的拐杖很起作用。夏的拐杖却不那么听使唤。我不觉伸手去扶夏，她一点不觉得我的存在，“喂，我能帮助你们吗？”我说，仍旧无人搭理。我便飘飘忽忽地走下坡，又走回来，在她们身边转。从她们的谈话中，我知道夏的腿是在一次地质考察中跌伤过，最会走路的人变得最瘸，那最漂亮的眼睛呢？春一手扶着拐杖，一手用手帕擦拭眼睛。一只眼睛已经不存在了，剩下的也是昏花老眼，哪里还有美目盼兮的痕迹。

走了一段路，冬忽然往回走，说我们还没有坐下说话呢。秋低声说，她又忘记刚才的事了。三人相顾叹息，大声劝她说：“已经聚会过了，现在该回家了。”冬似信非信，三人拥着她向前走。她磨蹭了几

步，渐渐像是明白了。

她们要分手了，一辆小车在溪边等着，春和夏上了车，秋和冬向另一条路走了。我决定跟着春，我纵身坐到车顶上，这对我是很容易的事。其实我即使坐到车里，也不会挤到她们。夏先到家，她下了车，消失在公寓窄而黑的门洞里。春的住处要舒适得多，当然对于遗孀是有照顾的。我不经邀请便随着主人进了门。墙上挂着一张大照片，是那位将军。照片前摆着一瓶花，这些我猜都是给别人看的。房间里很空，春在沙发上默坐，看来老友의聚会使她愉悦。我很恨自己不能和她谈话。这时她忽然自言自语：“她们三个人都老了。我想我老得最快。我这自言自语的习惯怎么得了？我跟谁说话？没有人跟我说话。就是在最热闹的时候，我也觉得没有人跟我说话。我笑别人自言自语，其实和自己说话是很自然的事。”她起身做着简单的家务事，不停地自言自语，也不停地擦拭眼睛。这是一个习惯动作。

电话响了，她正在水池边洗什么，没有听见，我无法替她接，近来我觉得自己的身体越来越松，像要散开来似的。最初几年还能做的事，现在完全不能做了，好像我也在老去。好在她总算关了水龙头，过来拿起电话。那边什么人问她的健康情况，她漫不经心